

史记会注考证

史記會注考證

二

司馬遷撰
日本瀧川資言考證

史記會注考證卷六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秦始皇本紀第六

史記六

考證史公自序云、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鏑、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愚按、始皇之時、史職不廢、蕭何所收圖籍、史公或

及觀之、故此紀特詳、楊慎曰、始皇二世紀、始見太史公筆力、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

孫也、名子楚、按戰國策、本名子異、後為華陽

夫人嗣、夫人楚人、因改名子楚也、

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

來相事、故遣子及貴臣為質、如

上音、國弱懼其侵伐、令子及貴臣往為質、音直實反、又二國敵亦為交質、音致、左傳云、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是也、

異音義、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

邯鄲豪家女、善歌舞、有娠而獻於子楚、

故後世以為婦人美稱、梁玉繩曰、稱妾為姬、其誤始于周末、史公亦隨俗書之、 生始

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姓趙氏。

集解 徐廣曰、一作正、宋忠云、以正月且生、故名正、 系本作政、又生於趙、故曰趙

政、一曰秦與趙同祖、以趙城為榮、故姓趙氏、 正音政、周正建子之正也、始皇以正

月且生於趙、因為政、後以始皇諱、故音征、 顧炎武曰、姓氏之稱、太史公始混而為

不以日、月。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之行謂之歲，人之行

謂之年，古人但曰年幾何，不言歲也。變之自太史公始。梁玉繩《啓記》引錢廣伯云：孟當子鄉人，長於伯兄一歲。趙策太后曰：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則言歲不始太史公。當

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

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

韋為相，封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

李斯為舍人。文穎曰：主廩內小吏官名，或曰侍從賓客，謂之舍人也。中井積德曰：李斯是文信侯之舍人，非秦王之臣。後事秦王，

則為長史矣。陪臣往往稱舍人，非職掌定名。蒙、騫、王、鯨。徐廣曰：一作鮫。鮫，蒙、騫、王、鯨，齊人。蒙、武

大夫陵，伐趙者。鯨，魚綺反。劉伯莊云：音綺，後同。鯨，鮫也。庶公等為將軍。應劭曰：庶，秦邑。公史

失其姓名。庶，彼苗反。蓋秦之縣邑。大夫稱公。若楚制。庶，沈濤曰：漢韓勅碑陰有故涿郡太守魯庶次公，故樂安相魯庶季公。秦漢時自有庶姓。史特失其名耳。公，如樞

公泄公。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晉陽反。元年，將軍蒙、騫擊

定之。

考證張文虎曰合刻本每年提行後人取便檢閱耳舊刻游本皆連前文毛本此紀亦連

二年、廙公將卒攻卷、

斬首三萬。

正議將子匠反卒子必反卷丘員反考證梁玉繩曰秦昭三十四年已取魏卷何煩此時攻之疑卷字誤愚按古鈔南本卷作權

年、蒙鶩攻韓取十三城、王齮死。

考證表十三城作十二城蒙恬傳韓世家同此紀

十月、將

軍蒙鶩攻魏氏、暘有詭。

集解徐廣曰暘音場音暢魏之邑名

歲大饑、四年、拔暘

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庚寅、蝗

蟲從東方來蔽天。

考證表十月作七月程一枝曰今本七作十誤黃式三曰十月無蝗

天下疫、百姓內

粟千石、拜爵一級。

考證內粟拜爵始此徐孚遠曰秦人重爵除吏復家故不輕賜爵漢則賜民多矣然亦稍輕不得為吏也入粟千石比

一首級、其重爵可見、方苞曰、平準書、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則民納粟拜爵、求免徵發也、

五年、將軍鶩攻魏、定酸

棗。

集解地理志、陳留有酸棗縣、正義括地志云、燕、虛、長平、

集解徐廣曰、一作干、駟案地

地理志、汝南有長平縣也、集解二邑名、春秋桓十二年、會于虛、又戰國策曰、拔燕酸棗、虛、桃人、桃人亦魏邑、虛地、今闕、蓋與諸縣相近、按今東郡燕縣東三十里、有故桃城、則亦非

遠正義燕、烏田反，括地志云：南燕城，古燕國也。滑州胙城縣是也。姚虛，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孝經援神契云：帝舜生於姚墟，即東郡也。長平故城，在陳州宛丘縣西六十六

里。雍丘、山陽城。集解地理志：陳留有雍丘縣，河內有山陽縣。正義雍於用反。汴州縣。皆拔之，取二十城。

考證蒙恬傳：但云攻魏取二十城。梁玉繩曰：春申君傳：上秦昭王書，有拔燕虛酸棗之語，則此三城已于前三十餘年取之矣。或者是時因拔長平、雍丘、山陽而復定三城之疆

界。與初置東郡。冬雷。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

五國兵罷。正義徐廣云：壽陵在常山。按本趙邑也。考證館本考證云：趙世家悼襄王元年，龐煖將趙、楚、魏、楚之銳師攻秦，最不拔。此云取壽陵，所將

之師，一作衛，一作燕，亦不同。翟灝曰：衛微弱僅存，被秦迫逐，徙居野王，將救亡不暇，何敢攻秦。蓋燕、楚、趙、魏、韓五國伐秦耳。此紀誤以衛替燕，而趙世家誤脫韓也。至取壽陵之說，

更非無論不勝而罷，未嘗取秦寸土，而五國所攻者，乃新豐之蕞，非壽陵也。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

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考證館本考證云：此是衛元君十二年，不名角。沈家本曰：角字疑衍。姚範曰：

白起於昭王時已降韓之野王矣。此蓋秦人徙衛君於野王。七年，彗星先出東

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正義彗，音似歲反。見，竝音行。練反。孝經內記云：彗

彗在天獄諸侯作亂所指其將軍驚死以攻龍孤慶都。一作庶。徐廣曰慶

地志云定州恆陽縣西南四十里有白龍水又有挾龍山又定州唐縣東北五十四里有孤山蓋都山也帝王紀云望堯母慶都所居張晏云堯山在北堯母慶都山在南相去五

十里北登堯山南望慶都山也注水經云望都故城東有山不連陵名之曰孤孤都聲相近疑即都山孤山及望都故城三處相近。李筮曰此語倒裝謂將軍驚以攻龍孤

慶都還兵攻汲。曰四字屬上句。彗星復見西方。反見行見反。十

六日夏太后死。也。莊襄王所生母。子楚母。八年王弟長安

君成嬌。長安君名也號為長安君。將軍擊趙反。猶領也。又子匠反。死屯

留。長子縣。括地志云屯留故城在潞州。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

百五十一里言屯留之民被成嬌略衆共反故遷之於臨洮郡也。將軍壁死。

成嬌自殺壁壘之內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屍。蒲鶮皆地名也。壁于此地時士

卒死者皆戮其屍。屯留蒲鶮二邑之反卒雖死猶皆戮其屍。鶮古鶴字。卒子忽反鶮

音高注同蒲鵠皆地名辟乃討成嬌之將軍辟死而部卒又叛因更戮其屍耳梁玉繩警記引許周生云反下行
 死字漢志無王弟長安君成嬌將軍擊趙反屯留軍吏皆斬遷其民於臨洮此為一事據
 漢書五行志所引止此可證以下別為一事壁當將兵在外者前所衍死字疑當在蒲鵠
 反下將軍辟死卒屯留蒲鵠反戮其屍蓋蒲鵠屯留人聞遷屯留民懼禍及己故因將軍
 之死而反反亦即死故戮其屍也愚按徐氏測義館本考證梁氏志疑皆有別解錢許二
 說較長

河魚大上。

謂河水溢魚大上平地亦言遭水害也即漢書五行志劉向所謂豕蟲之孽明年嫪毐誅魚陰類小人象

黃河之魚西上入渭渭水也漢書五行志云魚者陰類臣民之象也十七年滅韓二十
 六年盡并天下自滅韓至并天下蓋十年矣周本紀云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其
 紀明關東後屬秦輕車重馬東就食徐廣曰一無此重字言河

往河旁食魚也一云河魚大上為災人遂東就食皆輕車重馬東徙就食也嫪毐封為長信侯
 而去嫪毐洪水汎濫民不能居皆輕車重馬東徙就食也

予之山陽地令毒居之。

嫪毐姓嫪母予嫪毐淫坐誅故世人罵淫曰嫪毐

也嫪毐嫪毐上躬虬反下酷改反予音與括地志云山陽故城在懷州修武縣西北太行山東南宮室犬馬衣服苑囿馳獵

恣毒事無小大皆決於毒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為毒國徐廣

曰河、一 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志云：故垣城，漢縣治，本魏王

垣也，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蒲邑故城，在隰州縣北四十五里，在蒲水之北，故言蒲陽。即晉公子重耳所居邑也。

然攷秦昭十八年取魏垣，是河東之垣也，而春申君傳上昭王書，又有并蒲衍首垣之語，是開封之長衍也，則垣有兩地，已與衍俱為昭王所拔，奚待始皇九年復攻此與年表世

家同誤，蓋此時但當言攻魏蒲陽耳，垣與衍皆屬美文。 四月，上宿雍。司馬遷記事，常言帝則依違，但言上，不

敢喋言，尊尊之意也。 己酉，王冠帶劔。張文虎曰：上下，二十二，徐廣曰：年

音灌，禮記云：年二十而冠，按年二十一也。 長

信侯毒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

騎、戎翟君公舍人。接於寢，皆曰御，御之親愛者曰幸，璽者印信也，天子璽，白玉

螭虎鈕，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左傳曰：季武子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鈕，唯其所好，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

以玉，羣臣莫敢用。 書云：璽方四寸，上句交五龍，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漢書云：文曰：昊天上帝，壽昌。

按二文不同漢書元后傳云王莽令王舜逼太后取璽玉太后怒投地其角小缺吳志云孫堅入洛掃除漢陵廟軍於甄官并得璽後歸魏晉懷帝永嘉五年六月帝蒙塵平陽璽入前趙劉聰至東管成帝咸和四年石勒滅前趙得璽穆帝永和八年石勒為慕容俊滅漢陽大守戴施入鄴得璽使何融送晉傳宋宋傳南齊南齊傳梁梁傳至天正二年侯景破梁至廣陵北齊將辛術定廣陵得璽送北齊至周建德六年正月平北齊璽入周周傳隋隋傳唐也卒子忽反下同

中井積德曰不可以漢制解秦文又曰正義李斯以下始皇稱帝以後事不可以解秦王時事又曰正義永和八年下石勒訛是時石勒死已十八年矣錢大昕曰慕容俊即慕容儁是歲儁滅冉閔非石勒也張照曰梁無天正年號侯景破梁為簡文帝大寶元年則天正是大寶之誤

將欲攻斬年宮為亂

集解地理志斬年宮在雍城西故城內

斬年宮在岐州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毒戰咸陽

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

集解昌平君楚之公子

立以為相後徙於郢項燕立為荆王史失其名昌文君名亦不知也

正義括地志云咸陽故城亦名渭城在雍州北五里今咸陽縣東十五里秦孝公已下竝都此城始皇鑄金人十二於咸陽即此也

考證李

毒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毒賜錢

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毒等衛尉竭

集解漢書百官表曰衛尉秦官

內史肆

佐弋竭

漢書百官表曰秦時少府有佐弋漢武帝改為伏飛掌弋射者

中大夫令齊等

令力

政反中大夫令，二十人皆梟首。

懸首於木上曰梟，梟首始見乎此。秦官也，齊名也。

裂以徇滅其宗。

裂之取兩弟撲殺之，取太后遷之咸陽宮，下令曰以太后事諫

者戮而殺之，蒺藜其脊，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乃上說曰：齊客茅焦願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告，若不見闕下積死人耶？使者問焦，焦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

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蒺藜諫士，有桀紂之治，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向秦者，王乃自迎太后歸咸陽，立茅焦為傅，又爵之上卿。括地志云：茅焦，滄州人也。

紀商君傳並云：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及其舍人輕者為鬼薪。日取薪給宗

蓋古輟刑之遺，輟刑見于周禮及左傳。廟為鬼薪也，如淳曰：律說鬼薪作三歲，言毒舍人，罪重者已刑戮，輕者罰徒役三歲。及奪爵遷蜀四千餘

家、家房陵。

括地志云：房陵，即今房州房陵縣，古楚漢中郡地也，是巴蜀之境。地理志云：房陵縣屬漢中郡，在益州部接東南一千三百一十里也。

雍、房陵下當有遷太后於雍五字，四月，寒凍有死者。

夏寒凍，民有死者，以秦法

酷急，則天應之，而史書之，故尚書洪範云：急常寒若，孔注云：君行急則常寒順之。梁玉繩曰：上文已書四月，則此為重出，豈因寒不以時，重書以見異耶？史詮云：當更曰是

月、楊端和攻衍氏。梁、端和、秦將、衍氏、魏邑、彗星見西方、又見北

方、從斗以南八十日。十年、廣曰、甲子、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桓

騎為將軍。齊趙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

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

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卿、太后大喜曰、天下亢直、使收復成、安秦社稷、

使妾母子復相見者、茅君之力也、復居甘泉宮。咸陽南宮也、

秦紀及三輔黃圖皆云、始皇二十七年、作甘泉宮、徐說可從、今本表闕南宮二字、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

客令。以有取韓之議、詳見河渠書李斯傳、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

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

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

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潛王之所以亡也。考證 崔適

曰：尉僚以官為姓，愚按漢書藝文志雜家有尉僚二十九篇，蓋此人作，隋志雜家尉僚子五卷，梁惠王時人，與此別人，張文虎曰：御覽引，彊下諸上，有視字，李筮曰：御覽七百二十

九引無翕字，翕疑即合字之複出耳。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

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考證 沈欽韓曰：秦策有頓弱，說秦王資萬金，東游韓魏，入其將相，北遊燕趙而殺李牧，正與尉僚謀同。

頓弱與尉僚乃一人，記異耳。呂祖謙曰：尉僚之計，與李斯同，前此唐睢之散合，後此陳平之間項羽，以金啗之術，每用每中。秦王從其計，見尉

繆亢禮，衣服、食飲、與繆同。考證 亢禮，敵等之禮。繆曰：秦王為人，蜂準長

目，擊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集解 徐廣曰：蜂一作隆，正義 蜂，字逢反，準，章允反，蜂，螿也，高鼻也，文穎曰：

準，鼻也，鷲鳥，鶻膺，突向前，其性悍勇。居約，易出人下。正義 易，以政反，言始皇居儉約之時，易以謙卑，考證 易，猶輕也，約，窮困也，論語：不仁

者不可以久處約。得志亦輕食人。正義 言始皇得天下之志，亦輕易而啖食於人，得志得志於天下也，中井積德曰：得志是居

約之反，輕，猶易也，皆川愿曰：輕食人，言與久游，則必為其所害也。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

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

固止，以為秦國尉。

正義若漢太尉大將軍之比也。考證張文虎曰：御覽引布衣下有也字，固止下有之字。

卒用其

計策，而李斯用事。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

翦攻闕與、橈楊。

集解徐廣曰：橈音老，在并州。正義漢表在清河十三州志云：橈陽，上黨西北百八十里也。

皆并為一

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

集解漢書百官表曰：百石以

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正義言王翦為將，諸軍中皆歸斗食以下，無功佐史，什中唯推擇二人令從軍耳。正義一曰：得斗粟為料。考證中井積德曰：斗食，計日給幾斗粟也，亦

自有多寡，非一日限一斗。徐孚遠曰：此言翦能將寡也。至其伐楚，又用三十萬，蓋地所宜，伐國與拔城不同故也。愚按古鈔南本，翦上有王字。

取鄴、安陽。

桓齮將。

考證梁玉繩曰：此所敘攻取之事，錯雜不明，蓋是役也。王翦為主將，桓齮為次將，楊端和為末將，并軍伐趙，攻鄴未得，先取九城。王翦遂別攻闕與、橈

陽，而留桓齮攻鄴。齮既取鄴，翦復令齮攻橈陽，已獨攻闕與，皆取之。故又言取鄴、橈陽。桓齮將也。安陽當作橈陽，必傳寫之誤。安陽即魏寧新中，無論本非趙地，且前廿餘年已為

昭王拔之矣。再考王翦傳，但言破闕與、拔九城，而不及鄴、橈陽。足見取鄴、橈陽是翦而非翦。政與紀合表于趙書曰：秦拔我闕與、鄴，取九城，而失書橈陽于秦表書曰：王翦擊鄴、闕

與取九城就前半事言之而亦失書取鄴棹陽至燕世家稱拔鄴九城趙世家僅稱拔鄴則更屬疏脫

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

竊葬

按不韋飲鴆死其賓客數千人竊共葬於洛陽北芒山

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

臨力禁反臨哭也若是三晉之人逐出令歸也

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

反若是秦人哭臨

者奪其官爵

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

若是秦人不哭臨不韋遷移於房陵

亦承舍人中井積德曰秦人皆遷之也但六百石以上臨者奪爵不臨者不奪爵五百石以下臨不臨皆遷之也顧炎武曰五百石以下秩卑任淺故但遷而不奪爵

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

徐廣曰

門一作文謂籍沒共一門皆為徒隸後竝視此為常故也籍錄其子孫禁不得仕宦

秋復嫪毐

舍人遷蜀者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十三年

桓齮攻趙平陽

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相州臨漳縣西二十五里又云平陽戰國時屬韓後屬趙

縣續志

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

扈音戶輒張獵反趙之將軍王之河南正月彗

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趙。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

之、殺其將軍。正義括地志云、宜安故城、在常山、棗城縣西南二十五里也。桓齮定平陽、武城。正義即貝州

武城縣外城是也。七國時趙邑。考館本考證云、趙世家、趙遷三年、趙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李牧傳、乃以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

與此齮齮、梁玉繩曰、此秦史誕詞、史公未之改、爾、赤麗、宜安、攻而未拔、則桓齮所定者、只前年攻得之平陽、武城而已。紀表不言攻赤麗、略之也。秦表云、桓齮定平陽、武城、宜安、趙

表云、秦拔我宜安、竝誤仍秦史、故彼此牴牾、多不齊一。秦表宜衍宜安二字。趙表當改拔作攻字。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

非。非死雲陽。正義括地志云、雲陽城、在雍州雲陽縣西八十里。秦始皇甘泉宮在焉。韓王請為臣。十五年、

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集解地理志、太原有狼孟縣。考梁玉繩曰、表亦言

取狼孟、番吾、考狼孟已于莊襄二年取之、何待始皇十五年大兵攻取乎、而趙世家及李牧傳、竝稱牧破秦軍于番吾、則表言取番吾亦妄、蓋又仍秦史而誤者也。地動。

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正義假、格雅反、守、音狩、南

陽地、而使內史騰為假守也。趙翼曰、秦漢時、官吏攝事者皆曰假、蓋言借也。史記秦紀發卒受地于韓南陽、假守騰、又項羽殺宋義、諸將因立羽為假上將軍、陳涉以吳叔為假